香樟大街

□陈敬黎

秋的朝阳，柔柔地把金色的霞光洒得满地姹紫嫣红，暖暖地使应该在秋风中瑟瑟的万物，仍然绿肥红瘦。也许秋叫静秋，没有春喧，张扬勃勃生机；没有夏刚，舞动炽燥催熟谷果。这秋日的晨曦中的人世，那么静，那么静……

香樟大街两边那些百年香樟枝繁叶茂。金霞将枝叶染成大红、明黄、青翠、亮紫、深蓝，五彩缤纷。它们枝牵枝，叶吻叶，把金光大道掩映在浓情蜜意中。

此时的香樟大街，还没有起早的行人去打扰。早起的我牵着陈于言的小手，送他去上幼儿园。金色的霞光将我和他摄成了一幅跃动的剪影。他披着早霞，朝气蓬勃。

“爷爷，快看，又是那个清洁工伯伯。”

我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看见了前面香樟大街转角处每天清晨都能看见的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身边仍然停着那辆小水车，他依旧手握喷水枪在冲洗街面。俗话说“交秋一日，水冷三分”，现在离立冬的日子不远了，我想，从他手上流出来的水应该很冷了。但是他仍然紧握着喷水枪，任由那冰水从他手上流去。我顿时对他肃然起敬。

“那个伯伯是城市美容师！”我对孩子说到。

“什么是城市美容师呀，爷爷？”孩子仰头问我。

我略作思考，认真地告诉他：“城市美容师就是那些把我们的城市打扮得像你的同学一样漂漂亮亮、像你的幼儿园一样美丽的人。”

“那我以后就叫他城市美容师伯伯吧！”孩子似乎听懂了我的教导。

我们走近那位城市美容师，孩子亮开嗓子向他打招呼。那位城市美容师对他憨厚一笑，仍然认真地冲洗着街面。我仔细打量着他浓眉大眼下那张写满厚道的脸。

静静的香樟大道只听得见冲洗街面的水声，当我走近他时，突然听见从他的上衣口袋里飘出一串音符。我愣住了，放慢了脚步，视线仍然在他身上留连。这支美妙的曲子应该是《下雨的时候》，此情此景，掩映在霞光中的香樟大街，伴着美不可言的乐声，我们的城市怎能不美哉轮焉，美哉奂焉？

“靠谱！”我不自觉地对他一笑，两个字脱口而出。其实，一个人最好的底牌就是靠谱。

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，任由他一蹦一跳地往学校走去。他之所以把幼儿园说成学校，是因为这个地方教他做人要“靠谱”。

这时，一对夫妇出门遛狗。那条小狗像一团雪球在地上滚，给这条五颜六色的香樟大街又添了一种洁色。没想到，它刚到我们面前便扬起后腿，在街上撒了一泡尿。等它撒完尿，它的女主人又牵着它，与它的男主人有说有笑地在美丽的金色霞光中漫步，享受着眼前美轮美奂的街景。

此时，那位憨厚的清洁工也看到了那只洁白的小狗在街上撒了尿，等他们走后，清洁工转过水枪冲洗着街面上的尿液，没想到水溅在那只落在它主人身后、边走边嗅着街面的小狗身上。

“你干什么呀？”那狗的女主人顿时暴怒了，凶狠地瞪着那位憨厚的清洁工。

“又是这个扫大街的！”她接着又吼了一句。

那个扫大街的仍然用对小于言的憨厚的笑回应了她，没有愠怒，没有不悦，没有说话。他似乎已经无数次听过诸如“那个扫大街”的称呼——扫大街的又怎么样呢？能用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，能用自己的劳动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，又何尝不是高尚的呢！

我惊呆了，看着那一对穿着光鲜亮丽的玉人，苦苦一笑，摇了摇头，轻轻说了句：不靠谱！

在我看来，城市美容师，是与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的老师一样的“师”！是得了“道”的师！是可以带徒弟的“师”！

我刚转身，便看见一辆扫地清洁车开了过来，那开车师傅把头从驾驶室伸出来，对正在冲街面的清洁工喊到：“江师傅，我们组长通知，今天文明城市检查组要来检查，要我们辛苦一点，今天加个班，把这条街守好，不给我们的文明城市丢脸。”他是江师傅的搭档，江师傅负责把街面上的垃圾冲到街边，他负责把街上的垃圾扫进车厢。

江师傅对他点了点头，仍然憨厚一笑。

我把孩子送进幼儿园，转身经过希望桥，在这条我走过无数次的香樟大街上慢慢往回走，一时思绪万千……

香樟大街是一条老街，希望桥是一条过街天桥，架在大街的十字路口处。希望桥，顾名思义，是一座为希望修建的过街天桥，它的一端通往咸宁市电视大学，一端通往鄂南高中、咸宁市温泉实验中学、咸宁市温泉实验小学，一端通往咸宁市市直机关幼儿园，一端通往希望桥幼儿园。桥下香樟大街边有各类艺术培训机构，也有书屋、文具店等。置身于这样一条有着浓郁学习氛围的大街上，本应口出谦逊，行为典雅。从做人的角度来看，做人应当具有植根于内心的修养、无需提醒的自觉、为他人着想的善良、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才好。

扫街清洁车开得很慢，我回来时它还在街边走。开车师傅看见我，对我一笑。我笑着问他贵姓，他告诉我他姓朱。我又问他，那个冲洗街道的师傅叫什么名字，他告诉我叫“江大军”。

我记住了这位城市美容师的名字，记住了那张憨厚的脸。他与他的同仁们为咸宁争得了“文明卫生城市”的荣誉。

香樟大街好美，美就美在它有幸拥有这群为它精心梳妆打扮的美容师。

坐 雪

□吴昌勇

童年，每逢冬季落雪，乡间人总习惯称作坐雪。

“坐一场大雪”“雪坐得很厚”“山上坐满了雪”……类似这样的方言，因为寻常挂在嘴上，并感觉不到有什么新意。有时，也随声附和一句，“坐雪了，天冷呢”。又或者，随身加一件母亲取的衣服，踩着坐下的积雪朝学校赶去。

若干年后，再遇隆冬飞雪，回味起乡音土语，竟咂摸出些许诗意，又具化为多副面孔，山的、水的、天空的、大地的、雪花的、村庄的，花朵一样簇拥在一起，烂漫地笑着、亲昵着。天空中纷纷扬扬落下的雪花，如同从云缝中洒落的花瓣，它们和春日的梨花、李花、蔷薇和栀子花一般纯洁无瑕，暗香浮动。

雪的花从天上开到地上，从初冬开到早春，每一朵都被寒风精心雕琢，精巧玲珑的六棱花瓣，像极了风和雨的爱情结晶。上了年岁的人，在下雪的时候，总喜欢拄着拐杖站在雪地里，目光温柔，细细端详着地上的积雪，满头银发雪染了一般，根本分不清楚，到底头上落的是天空的雪花，还是岁月的雪花。

和这些老人们一道站在雪地里的，还有村庄四周绵延的群山。坐雪之前，群山憨憨地坐着，像在等待一位老朋友，心里泛起热乎劲儿。风呼呼地吹，要一口气将冬青树、柏树、棕树这些常青的树叶吹干净，再把树下面的枯枝败叶、鸟粪、灰尘，包括被青苔覆盖的石头、布满牛羊牲口脚印的山路都吹得一尘不染。如同农家屋里来了贵客，主人热情地招呼迎进屋，急忙搬出满是落尘的椅子、凳子，有人用衣袖擦拭干净，性子急的干脆憋足气，噗噗吹上几口，再让给客人落座。

是时候了，雪花掀开云层做的厚布帘，偷偷瞅一眼下面：山头上，那些被秋色着染的叶子，早先一步如雪花般飘落。松软的叶床，犹如铺展在地面上一层厚厚的云朵，那里是雪花最熟悉和最向往的一面五彩天空。草木的根须在地平面以下的天空大口呼吸，等待着融化后的雪水一一将它们唤醒。

坐雪了。最先迎接到这些精灵的，一定是离天空最近的山头。雪落在山顶，像裹着雪白头巾的老农。渐渐地，雪沿着山势，倒退着向下铺展，山的脸颊、前胸、腰部，盘坐着的双腿也都坐满雪，白茫茫一片，像穿着白布衫的老者，慈眉善目、亲近自然。这山望着那山，那山望着这山，山坐着，山上的雪也坐着，无拘无束，浑然一体。再高再大的山，再小再柔的雪花，此刻全都安静了，它们在听在看在想，在一个我们无从走进的另一维度空间里，无声神交。

那些大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枝条停止了摆动，像受罚的学生一样端愣愣地站在那里，枝条上落满雪花，枝丫上架起的鸟巢里也应该落满了雪花，那些皲裂的树皮也落满浅浅一层雪，整个树像刷了越冬的石灰水一样，风干后，一身醒目的灰白。房前屋后的竹园里，竹叶上满是雪花。雪像诗兴盎然的古人，围坐在高处，面前摆着饮酒的案子、喝茶的案子，还有一张铺着宣纸、置着笔墨砚台的案子，它们谈古论今，吟诗作画，好不风流，好不洒脱。坐久了，起身四望，身子竟飘了起来，竹枝也跟着飘了起来，在空中踉踉跄跄，醉汉一般，腿脚不听使唤。

屋脊、瓦楞上、瓦沟里也坐着雪，越来越多的雪花争先恐后地围到烟囱的四周，也可能是盖着青石板的“偏厦子”，那下面恰好是一个背篓口大小的农家火塘，火苗升腾起的热气和袅袅炊烟在屋顶缠绕，最终汇合成一条并不宽的“小河”。雪花也想和屋里的人一样，围炉而坐，暖和暖和身子。透过瓦缝，它们看见炉火通红，红得比早春的桃花、杏花的颜色还要深、还要暗，那是草木另一种形式的血和肉。这些雪花也开始燃烧，想和草木一道，捧出光和焰，捧出暖和热。它们的焰是银灰色的，是清澈的，和云朵一样在阳光的深处消融，最终回到泥土和大地的怀抱。

屋外的院场四周，尚未完全凋谢的菊花和即将盛开的迎春花瓣上也都坐着一层薄雪，院场不远处的菜园和更远处的田地里坐着更深的雪。萝卜、白菜、蒜苗和香菜被雪花淹没了，冬小麦、油菜、豌豆也盖着雪花织就的被子。对于这场比春光还要深、还要匀称、还要妥帖的落雪，村庄略显拘谨和不安。雪花明眸善睐，雪花情思懵懂，雪花温婉细腻，比起那些带着汗腥和阳光锈斑的植物，雪花是天空种在大地的多情种子，能让每一方泥土都变得冲动又内敛。

在更遥远的山头，雪花远远地坐着，那是另一个村庄，或者更多的村庄，天空和大地用一种最原始的彩色叙述着这场大雪，也在叙述着大雪之下的山水、草木、庄稼和牛羊。那时我正和雪花一样端坐在教室里，看着和雪花一样的粉笔灰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落在老师紧扣着衣领的中山装上，落在一双臃肿的棉靴上，落在三尺讲台的最里面。望着窗外簌簌飘落的雪花，年岁不大的我甚至有些鼻子发酸，我固执地认为，这些雪花定要去冻伤自己栽种在屋外的那些月季、牡丹和菊花，定要去冻伤我假期放养的那群牛羊，定要去冻伤平日里叽叽喳喳的鸟雀。显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鸟雀已经勇敢地在操场上觅食，它们绕过一朵又一朵雪花，就像在春天那样，从一个枝头轻盈地飞向另一个枝头，生怕碰落正在开放的花朵。雪白雪白的作业本上，我们一笔一画地写下关于这场落雪的短句。这些被雪花启发得来的文字，老师很快就会用红色的钢笔逐字逐句修改，不大的纸张上，处处春色处处心血。

隆冬时节的雪和初秋时节的雨一样，往往要下好多时日。雪落多少天，雪花就坐多少天，不乏不困，不休不眠。一层一层的雪，是大地新生的肌肤，是无数个新生命对高天厚土的反哺。它们坐着，坐在我们身边，坐在我们对面，坐在我们四周，和一切生物保持平等和友善。它们坐着，坐看冬天和春天握手、拥抱、叙旧，坐看天空的云朵唤醒大地的花儿，坐看大树和小草的梦想里装着多少个童话般美好的故事。

坐雪了，雪坐下来了。和父亲一样朴实本分的庄稼人站在田坎上，随手握紧一团雪花，就像握住一把小麦、大豆或者稻谷，满是老茧的大手把一团雪花越握越紧。也许在他心里，这根本就不是大雪，而是白米细面，是比黄土更肥的土。坐在村庄高处，近处和远处的这些雪花，静静地，一声不吭地陪着他，许久，他转过身，看见天边渐渐亮起来，每一朵雪花似乎都是大地高高举起的火把，向着远方不停地奔跑，跑进冬天的最深处，跑到又一年春暖花开……

黎族之心

□黄 梵

黎母庙：拜谒祖先

黎族区的山势，总让我陷入沉思。据说，那些陡坡、断崖、峡谷、冲沟，很多与中山地貌有关，都是流水侵蚀花岗岩的杰作。某天下午，我在车上还没遐想完，思绪就被司机的吆喝声打断了，原来车已至黎母山脉的脚下。

大概已到黎族区的中央地带，接待的黎族人似乎有了底气，不经意提高了嗓门。不知是不是声音在雨林里，传不了多远，每片叶子对声音都会“雁过拔毛”，导致黎族人说话，一般都轻言轻语。比如，黎族歌手王进明放歌时，声音响亮，坐下来聊天，嗓音却像轻叹一样幽微。旁人谈论黎母的话音，传进我的耳朵，不禁遐想连篇。

宋代胡铨曾梦见黎母，十年后，果然被贬至海南，所谓“万山行尽逢黎母”。也正因得到黎母庇佑，才没让秦桧之恶得逞，没像赵鼎那样客死天涯，他竟被召回朝，委以重任。黎族人的可爱还在，他们在黎母山脉的山腰，寻到了想要的东西——黎母婆石。远望那块巨石，它足以迎合众人对黎母的诸多慈悲想象。望着今人给它披挂的红长巾，我意识到，它也成了游客心中的赐福神。

欢庆丰收的黎族女孩

黎族特色乐器演奏

离它不远，真有一座才建30年的黎母庙。据说捐资建庙的游客，其一败涂地的命运果真得到了逆转。此黎母庙，非彼黎母庙。古时的黎母庙，并未进山。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：“黎母庙，在府城西，元建。本朝永乐年间重建。”我穿行黎族区期间，基本摸清了黎族人的信仰，他们倾心图腾崇拜、自然崇拜、祖先崇拜。祭拜黎母，属于祖先崇拜的一种。清《岭南胜概》卷六（琼州府）记载：“……是为黎母，及黎人之祖”。我记得五指山的黎祖大殿里，杞方言黎族供奉的祖先，已变为“袍隆扣”，意为大力神，同样是祖先崇拜之一种。黎族的原始信仰，本与汉族的宗教不沾边，但数百年的黎汉交流，让黎族接纳了汉族佛教的“庙”意，“黎母庙”由此诞生。

山路在黎母婆石下方分岔，一路笔直通向婆石，另一路蜿蜒攀向黎母庙。在黎族人眼里，黎母就像太阳，护佑着他们的一切。据说，每年三月十五左右，来祭拜黎母的人会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。我进黎母庙待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把黎母彩塑，与以前见过的妈祖彩塑比较，发现颇为相似。一打听，捐资者来自海边，可能他脑中的黎母形象受到了妈祖形象的引导。

跨出庙门，踱步到山崖边，视野突然开阔。山谷另一边，山峦叠嶂，犹似元代吴镇《渔父图》中的远山。此时，有人让我辨认远方缥缈处的五座青峰，谓之五指山，说代表黎母的五个儿子。记得薛爱华的新著《珠崖》认为，白沙黎峒是最纯正的黎族，海南岛的大部分黎族，都派生自黎母山巅的黎母。黎族古老的定居点，就分布在黎母山脉的山坡上。

那天，或许是下起毛毛雨的缘故，山雾几乎要把青峰抹去，我并未确切看清五指山在哪里。倒也好！下山的路上，我已恢复前面中断的遐想。觉得传说或神话，怎么说都不为过，只有这样，那些黎族的峒首们，才能收获胶漆一般的凝聚力，让黎族人在雨林真正“抱团取暖”。

追索黎族神韵

我坐在琼中光二村的舞台前，观看台上的簸箕舞、砍柴舞等，虽然舞蹈经过改编，打上了当代烙印，但脱去舞蹈外衣的节奏，仍然传递着不易消失的古味。那天，舞台上的所有舞蹈，哪怕主题和编舞形式迥异，隐在舞姿背后的节奏却一模一样，显出足以应对改编的古老韧性。记得游槟榔谷时，我曾看过一场最完整的黎族舞蹈，整台舞蹈的节奏中仍饱含着令人熟悉的古老调性。

我在五指山毛纳村、昌江浪论村参与跳竹竿舞时，两脚“一一，二二”的动作搭配和四拍节奏，令我恍然大悟，原来黎族所有舞蹈的节奏秘密皆在这里！都说黎族已分成六个方言区，不同区已有不同服饰，甚至不同方言只能部分沟通，可是只要看他们跳舞，就知道，古老基因并没有把他们抛弃，六个方言区的舞蹈节奏都一模一样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来人，他们仍是一家人，祖先都来自黎母山脉的山坡。

我到白沙拥处村，参加“啦奥门”山兰文化节时，见识到了最有古味的舞蹈。尤其是那些表现驱牛耕地、撒网捕鱼的舞蹈，其动作和节奏的搭配、调性与东亚一些地方的舞蹈很相近。比如，都是“一一，二二”的动作搭配和四拍节奏。据说，东亚一些部族的根就在广西，所谓与广西人“同宗共祖”。西汉以前，广西属于骆越地带，东汉以后，骆越改称为俚，黎人则由俚人演变而来。薛爱华的《珠崖》一书也说，海南黎族从前放蛊用的蛊毒，是由披发妇人夜间祭祀所得，与在广西看到的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眼睛和耳朵没有骗我，我分明嗅出了不同部族的舞蹈共有古老的根，提示他们有过共同的早期生活。

那晚，我坐在拥处村的古树广场，一边吃着长桌宴，一边观看古味十足的舞蹈。我不清楚是何缘故，但《珠崖》一书，似乎也揭示了原因。该书认为，白沙黎峒最为正宗。白沙位于黎母山脉中段西北麓，也是民国陈汉光“抚黎计划”拟建五县中，率先建立的三县之一。由此可见白沙之重要，也可解释我从琼中、五指山、保亭、陵水、乐东、东方、昌江一路走来，为何到白沙，才见到这最有古味的舞蹈。

游历途中，我一直想收集黎族民歌。有一次，我悠闲地吃着长桌宴，听人唱着民歌。听罢，我打听歌词内容，歌者要么不会翻译，要么译出的分明是当代创作，而不是古老的民歌。游历到山中某市，我得到一本民歌集，读罢，万分失望。书里收集的民歌，都是六七十年内的创作，追索不到古味。回到海口，有天吃饭，没想到身边坐着一位黎族女士，听罢我的抱怨，她热心地说，白沙正在编你要的书，是正宗的黎族民歌。行文至此，我刚收到女士短信，说书一印出，即刻寄我。这让我对白沙更充满想象……

白沙，白沙！看来那里真有一条通道，能让人见识古时的黎族神韵。